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正宗卷八

詳校官右中允臣薩　敏

助教臣常循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康儀鈞

校對官中書臣范　鍪

謄録監生臣程晉錫

文章正宗卷八

宋 真德秀 編

魏相明堂月令奏（相奏故事詔書凡二十三事又數采易陰陽及明堂月令奏之）

臣相幸得備員奉職不修不能宣廣教化陰陽未和災害未息咎在臣等臣聞易曰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四時不忒聖王以順動故刑罰清而民服天地變化必繇陰陽陰陽之分以日為紀日冬夏至則八風之序立

萬物之性成各有常職不得相干東方之神太昊乘震執規司春張晏曰木為仁仁者生生者圜故為規南方之神炎帝乘離執衡司夏火為禮禮者齊齊者平故為衡西方之神少昊乘兌執矩司秋金為義義者成成者方故為矩北方之神顓頊乘坎執權司冬水為智智者謀謀者重故為權中央之神黃帝乘坤艮執繩司下土土為信信者誠誠者直故為繩茲五帝所司各有時也東方之卦不可以治西方南方之卦不可以治北方春興兌治則饑秋興震治則華冬興離治則泄師古曰天地之氣不閉密也夏興坎治則雹明王

謹于尊天愼于養人故立羲和之官以乘四時師古曰乘治也節授民事師古曰各依其節而授以事君動靜以道奉順陰陽則日月光明風雨時節寒暑調和三者得叙則災害不生民不夭疾衣食有餘若是則君尊民說上下亡怨禮讓可興風雨不時則傷農桑農桑傷則民饑寒饑寒在身則亡廉恥寇賊姦宄所繇生也臣愚以爲陰陽者王事之本羣生之命自古賢聖未有不繇者也天子之義必純取法天地而觀於先聖高皇帝所述書天子所服第八

如淳曰第八天子衣服之制也於施行詔書第八曰大謁者臣章受詔長樂宮曰令羣臣議天子所服以安治天下相國臣何御史大夫臣昌師古曰蕭何周昌也謹與將軍臣陵太子太傅臣通等議陵王陵通叔孫通春夏秋冬天子所服當法天地之數中得人和故自天子王侯有土之君下及兆民能法天地順四時以治國家身亡禍殃年壽永究是奉宗廟安天下之大禮也臣請法之中謁者趙堯舉春應劭曰四時各舉所施行政事服虔曰主一時衣服禮物朝祭百事也師古曰服說是也李舜舉夏兒湯舉秋貢禹舉

冬（師古曰高帝時自有一貢禹也兒五奚反）四人各職一時大謁者襄章奏

制曰可孝文皇帝時以二月施恩惠於天下賜孝弟力田及罷軍卒祠死事者頗非時節（師古曰罷軍卒卒之疲於軍事者也罷音疲一曰新從軍而休罷者也音薄蟹反）御史大夫鼂錯時為太子家令奏言其狀臣相伏念陛下恩澤甚厚然而災氣未息竊恐詔令有未合當時者也願陛下選明經通知陰陽者四人各主一時時至明言所職以和陰陽天下幸甚相數陳便宜上納用焉（相數掾吏案事郡國及休告從家還至府輒白四方異聞或有逆賊風雨

災變郡不上相輒奏言之○按月令之書雖起秦世然先王之制存焉漢興頗用其畧如春行寛大之令布封賞之恩以至秋冬理獄十月而後不復論囚類皆本之月令自高帝時有趙尭等分舉四時之制至是魏相爲宣帝言之其後李尋告哀帝謂朝廷忽於時月之令諸侍中尚書近臣宜令通知月令之意而盛夏斬人識者知王莽之必亡後漢陳寵魯恭亦嘗論此大畧皆原於月令云○此篇論時令云云

董仲舒火災對

武帝建元六年六月遼東高廟災四月高園便殿火董仲舒對

春秋之道舉往以明來是故天下有物視春秋所舉與同比者精微眇以存其意通倫類以貫其理天地之變

國家之事粲然皆見亡所疑矣按春秋魯定公哀公時季氏之惡已熟而孔子之聖方盛夫以盛聖而易熟惡季孫雖重魯君雖輕其勢可成也故定公二年五月兩觀災兩觀僭禮之物天災之者若曰僭禮之臣可以去已見辠徵而後告可去此天意也定公不知省至哀公三年五月桓宫釐宫災二者同事所為一也若曰燔貴而去不義云爾哀公未能見故四年六月亳社災兩觀桓釐廟亳社四者皆不當立天皆燔其不當立者以示

魯欲其去亂臣而用聖人也今高廟不當居遼東高園殿不當居陵旁于禮亦不當立與魯所災同其不當立久矣至於陛下時天迺災之者殆亦其時可也天災若語陛下當今之世非以太平至公不能治也視親戚貴屬在諸侯遠正最甚者忍而誅之如吾燔遼東高廟迺可視近臣在國中處旁仄及貴而不正者忍而誅之如吾燔高園殿迺可云爾在外而不正者雖貴如高廟猶災燔之況諸侯乎在內不正者雖貴如高園殿猶燔災

之況大臣乎此天意也辠在外者天災外辠在内者天災内燔甚罪當重燔簡罪當輕承天意之道也按漢儒自仲舒前未有言災異者故五行志云仲舒治公羊春秋推陰陽爲儒者宗愚謂仲舒對策言天人相與之際以爲天心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又謂人君所爲美惡之極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皆藥石之至言也至火災之對則傅會甚矣況又導人主以誅殺與前所謂尚德不尚刑者何其自相戾耶夫親戚之驕僭近臣之專横未豈無道以裁制之豈必誅殺而後快哉史稱仲舒居家推說其意草稾未上主父偃竊其書奏焉上召視諸儒仲舒弟子吕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爲大愚於是下仲舒吏當死詔赦之仲舒遂不敢復言災異其後淮南衡山反上思仲舒前言使吕步舒持斧鉞治淮南獄以春秋誼顓斷於外不請既還事上皆是之史又言淮南衡山

江都謀反迹見公卿尋端治之竟其黨與坐死者數萬人夫反謀不過數人而坐死者若是其衆豈非仲舒前言有以發帝之忍心與故於此篇存而不削以為後人輕言災異者之戒云

蕭望之雨雹對 本傳為大行治禮丞時大將軍光薨子禹復為大司馬兄子山領尚書親屬皆宿衛内侍地節三年夏京師雨雹望之因是上疏願賜清閒之宴口陳災異之意宣帝自在民間聞望之名曰此東海蕭生邪下少府宋畸問狀無有所諱望之對以為云云

春秋昭公三年大雨雹是時季氏專權卒逐昭公鄉使魯君察於天變宜亡此害 師古曰鄉讀曰嚮亡讀曰無 今陛下以聖德居位思政求賢堯舜之用心也然而善祥未臻陰陽

不和是大臣任政一姓擅埶之所致也附枝大者賊本心私家盛者公室危唯明主躬萬機選同姓舉賢材以為腹心與參政謀令公卿大臣朝見奏事明陳其職以考功能如是則庶事理公道立姦邪塞私權廢矣對奏天子

拜望之為謁者上初即位思進賢良多上書言便宜輒下望之問狀高者請於丞相御史次者中二千石試事滿歲以狀聞下者報聞或罷歸田里所白處奏皆可累遷諫大夫丞相司直歲中三遷官至二千石其後霍氏竟謀反誅望之浸益任用按望之此對顯指霍氏之舉適當上意故寵擢隨之當攷孝宣在位二十五年災異衆矣而見於臣下之論奏者惟望之此對而已魏相輔政四方有災變輒奏言然神爵改元正弱翁居位之

日不聞有所正救自是鳳皇集甘露降黄龍見無歲蔑有豈珍符景貺誠若是其多耶殆必有粉飾傅會以希媚悅者若黄霸之鶡雀是也及望之為御史大夫奏謂三公非人則三光不明今日月少光咎在臣等則有左遷之譴人以為嫚丞相之故愚獨疑其以此忤上旨蓋人主以瑞應為夸則必以災異為諱宜其歌頌者踵開而論爭者希闊也

劉更生條災異封事

本傳向字子政本名更生元帝初即位蕭望之周堪皆領尚書事甚見尊任二人薦更生宗室忠直明經有行擢為散騎宗正給事中與侍中金敞拾遺左右四人同心輔政患苦外戚許史在位放縱而中書宦官弘恭石顯弄權望之堪更生議欲白罷退之未白而語泄遂為許史恭顯所譖堪向下獄皆免官其春地震夏客星見昴卷

言間上感悟賜望之爵關內侯奉朝請徵堪向
欲以為諫大夫恭顯白皆為中郎冬地復震時
恭顯許史子弟侍中皆側目望之等更生懼焉
乃使外親上變事臣聞春秋地震為在位執政
大盛也前弘恭奏望之等獄地大震恭移病出
後復視事天陰雨雪由是言之地動殆為恭等
臣愚以為宜退恭顯以章蔽善之罰進望之等
以通賢者之路如此則太平之門開災異之路
塞矣書奏恭顯疑更生所為白請考姦詐辭果
服遂逮更生繫獄坐免為庶人望之亦坐使子
上書恭顯白令詣獄望之自殺天子甚悼恨之
乃擢周堪為光祿勲堪弟子張猛光祿大夫給
事中大見信任恭顯憚之數譖毀焉更生見堪
猛在位幾已得復進懼其傾危乃上封事諫云
云○時永
光元年

臣前幸得以骨肉備九卿奉法不謹乃復蒙恩竊見災異並起天地失常徵表為國欲終不言念忠臣雖在甽畝猶不忘君惓惓之義也況重以骨肉之親又加以舊恩未報乎欲竭愚誠又恐越職然惟二恩未報忠臣之義一攄愚意退就農畝死無所恨自竊見以下凡七八轉忠誠惻怛之意藹然見於言外非積於中若厚不能及也臣聞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和字乃一篇綱紀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簫韶九成而鳳皇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四海之內靡不和寧

及至周文開基西郊雜遝衆賢罔不肅和崇推讓之風以銷分爭之訟文王既沒周公思慕歌詠文王之德其詩曰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當此之時武王周公繼政朝臣和於內萬國驩於外故盡得其驩心以事其先祖其詩曰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言四方皆以和來也諸侯和於下天應報於上故周頌曰降福穰穰又曰貽我釐麰釐麰麥也始自天降此皆以和致和獲天助也下至幽厲之際朝廷

不和轉相非怨詩人疾而憂之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
衆小在位而從邪議歙歙相是而背君子故其詩曰歙
歙訿訿亦孔之哀謀之既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
是依君子獨處守正不橈衆枉勉彊以從王事則見憎
毒譖愬故其詩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
嗸嗸當是之時日月薄蝕而無光其詩曰朔日辛卯日
有蝕之亦孔之醜又曰彼月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
又曰日月鞠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天變見

於上地變動於下水泉沸騰山谷易處其詩曰百川沸騰山冢卒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霜降失節不以其時其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言民以是為非甚衆大也此皆不和賢不肖易位之所致也自此之後天下大亂簒弒殃禍並作厲王奔彘幽王見殺至乎平王末年魯隱之始即位也周大夫祭伯乖離不和出奔於魯而春秋為諱不言來奔傷其禍殃自此始也是後尹氏世卿而專恣諸侯

背畔而不朝周室甲微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日食三十六地震五山陵崩阤二彗星三見夜常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一火災十四長狄入三國五石隕墜六鷁退飛多麋有蜮蜚鸜鵒來巢者皆一見晝冥晦雨木冰李梅冬實七月霜降草木不死八月殺菽大雨雹雨雪雷霆失序相乘水旱饑蝝螽螟蠭午並起當是時禍亂輒應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也按此叙次有法故不覺其冗周室多禍晉敗其師於貿

戎伐其郊鄭傷桓王戎執其使衛侯朔召不往齊逆命而助朔五大夫爭權三君更立莫能正理遂至陵夷不能復興由此觀之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祥多者其國安異衆者其國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今陛下開三代之業招文學之士優游寛容使得並進今賢不肖渾淆白黑不分邪正雜糅忠讒並進章交公車人滿北軍朝臣舛午膠戾乖刺更相讒愬轉相是非傳授增加文書紛糾前後錯謬毀譽混亂所以營惑耳目感移心意

不可勝載分曹為黨往往羣朋將同心以陷正臣正臣進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機也乘治亂之機未知孰任而災異數見此臣所以寒心者也夫乘權藉勢之人子弟鱗集於朝羽翼陰附者衆輻湊於前毀譽將必用以終乖離之咎是以日月無光雪霜夏隕海水沸出陵谷易處列星失行皆怨氣之所致也夫遵衰周之軌迹循詩人之所刺而欲以成太平致雅頌猶卻行而求及前人也初元以來六年矣案春秋六年之中災異未

有裯如今者也夫有春秋之異無孔子之救猶不能解紛況甚於春秋乎原其所以然者讒邪並進也讒邪之所以並進者由上多疑心既已用賢人而行善政如或譖之則賢人退而善政還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讒邪進則衆賢退羣枉盛則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君子道消則政日亂故爲否否者閉而亂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小人道消則政日治故爲泰泰者通而治也詩又云

雨雪麃麃見晛聿消與易同義昔者鯀共工驩兜與舜禹雜處堯朝周公與管蔡並居周位當是時迭進相毀流言相謗豈可勝道哉帝堯成王能賢舜禹周公而消共工管蔡故以大治榮華至今孔子與季孟偕仕於魯李斯與叔孫俱宦於秦定公始皇賢季孟李斯而消孔子叔孫故以大亂汙辱至今故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賢在於堅固而不移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言守善篤也易曰渙汗其大號言號令如汗汗出而

不反者也今出善令未能踰時而反是反汗也用賢未能三旬而退是轉石也論語曰見不善如探湯今二府奏佞讇不當在位歴年而不去故出令則如反汗用賢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拔山如此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是以羣小窺見間隙緣飾文字巧言醜詆流言飛文譁於民間故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小人成羣誠足慍也此言不和之狀昔孔子與顔淵子貢更相稱譽不為朋黨禹稷與臯陶傳相汲引不為比周何則忠於為國無邪心

也故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聚之於朝易曰飛龍在天大人聚也在下位則思與其類俱進易曰拔茅茹以其彚征吉在上則引其類在下則推其類故湯用伊尹不仁者遠而衆賢至類相致也今佞邪與賢臣並交戟之内合黨共謀違善依惡歙歙訿訿數設危險之言欲以傾移主上此言不和之由如忽然用之此天地之所以先戒災異之所以重至者也自古明聖未有無誅而治者也故舜有四放之罰而孔子有兩觀之誅然後聖化可得

而行也今以陛下明知誠深思天地之心迹察兩觀之誅覽否泰之卦觀雨雪之詩歴周唐之所進以為法原秦魯之所消以為戒以上皆應前漢人論事多如此考祥應之福省災異之禍以揆當世之變放逺佞邪之黨壊散險詖之聚杜閉羣枉之門廣開衆正之路決斷狐疑分别猶豫使是非炳然可知則百異消滅而衆祥並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臣幸得託肺腑誠見陰陽不調不敢不通所聞竊推春秋災異以救今事一二條其所以不宜宣泄

臣謹重封昧死上恭顯見其書愈與許史比而怨更生等堪性公方自見孤立遂直道而不曲是歲夏寒日青無光恭顯及許史皆言堪猛用事之咎上內重堪又患衆口之浸潤無所取信時長安令楊興常稱譽堪上欲以為助乃見問興朝臣齗齗不可光禄勲何邪興者傾巧士謂上疑堪因順指曰堪非獨不可於朝廷自州里亦不可也上於是疑會城門校尉諸葛豐亦言堪猛短上因發怒免豐又左遷堪為河東太守猛槐里令顯等專權日甚後三歲餘孝宣廟闕災其晦日有蝕之於是上召諸前言日變在堪猛者責問皆稽首謝徵詣行在所拜光禄大夫領尚書事猛復給事中顯幹尚書尚書五人皆其黨也堪希得見常因顯白事事決顯口會堪疾瘖不能言卒顯誣譖猛令自殺於公車更生傷之乃著疾讒擿要救危及世頌凡八篇依興古事悼己及同類也遂廢十餘年○按更生於正邪賢否之辨一篇之中反復數四可謂深切也矣乃卒不

能開孝元之惑不明之君可與言哉恭顯自宣帝時管樞機至元帝立遂大用事陷蕭望之於獄殺之史生此對元帝之六年也是年堪猛黜賈捐之死又數年猛自殺其後京房當一言之亦死終元帝世敢言恭顯者惟史生房二人而更生忠懇惓惓又非房匹它如貢禹匡衡號稱大儒曾微一言敢及之者故皆致位三公而更生甘心廢錮不肯少詘精忠峻節千載之下猶高仰之彼貢禹輩視之真可愧死房事見後叙事篇○又元帝初即位諸儒薦翼奉徵待詔宦者署數言事宴見天子敬焉時地震赦天下舉直言極諫之士奉奏封事曰天地設位懸日月布星辰分陰陽定四時列五行以視聖人名之曰道聖人見道然後知王治之象故畫州土建君臣立律歷陳成敗以視賢者名之曰經賢者見經然後知人道之務則詩書易春秋禮樂是也又曰人氣內逆則感動天地天變見於星氣日蝕地變見於奇物震動所以然者陽用其精陰用其形猶人之有五臓六體

五臟象天六體象地故臟病則氣色發於面體病則欠伸動於貌又曰古者朝廷必有同姓以明親親必有異姓以明賢賢此聖王所以大通天下也同姓親而易進異姓䟽而難通故同姓一異姓五迺為平均今左右亡同姓獨以舅后之家為親異姓之臣又䟽二后之黨滿朝非特處位埶尤奢僭過度呂霍上官足以卜之甚非愛人之道又非後嗣之長策也陰氣之盛不亦宜乎臣又聞未央建章甘泉宮才人各以百數皆不得天性及諸侯王國與其後宮宜為設員出其過制者此損陰氣應天救邪之道也今異至不應災將隨之其法大水極陰生陽反為大旱甚則有火災春秋宋伯姬是矣按春所言不皆純粹故刪其要著于此

上䟽云云

薛宣論陰陽不和䟽

成帝初即位宣為御史中丞執法殿中外總部刺史

陛下至德仁厚哀閔元元躬有日昃之勞而亡佚豫之樂允執聖道刑罰惟中師古曰允信也中竹仲反然而嘉氣尚凝陰陽不和師古曰凝謂不通也是臣下未稱而聖化獨有不洽者也臣竊伏思其一端殆吏多苛政政教煩碎大率咎在部刺史或不循守條職師古曰刺史所察本有六條今則踰越故事信意舉劾妄為苛刻也舉錯各以其意多與郡縣事至開私門聽讒佞以求吏民過失譴訶及細微責義不量力郡縣相迫促亦内相刻流至衆庶是故鄉黨闕於嘉賓之懽九族忘其親親

之恩飲食周急之厚彌衰送往勞來之禮不行夫人道不通則陰陽否鬲師古曰否閉也和氣不興未必不由此也詩云民之失德乾餱以愆師古曰小雅伐木之詩也餱食也鄙語曰苛政不親煩苦傷恩方刺史奏事時宜明申敕師古曰申束也謂約束也使昭然知本朝之要務臣愚不知治道唯明主察焉上嘉納之宣數言政事便宜舉奏部刺史郡國二千石所貶退稱進白黑分明繇是知名

谷永日食地震對成帝建始三年冬日食地震同日俱發詔舉方正直言極諫之士太常陽城侯劉慶忌舉永待詔公車對云云

陛下秉至聖之純德懼天地之戒異飭身修政納問公卿又下明詔帥舉直言燕見紬繹以求咎愆使臣等得造明朝承聖問臣材朽學淺不通政事竊聞明王即位正五事建大中以承天心則庶徵序於下日月理於上如人君淫溺後宮盤樂游田五事失於躬大中之道不立則咎徵降而六極至凡災異之發各象過失以類告人乃十二月朔戊申日食婺女之分地震蕭牆之內二者同日俱發以丁寧陛下厥咎不遠宜厚求諸身意豈

陛下志在閨門未卹政事不慎舉錯婁失中與內寵大盛女不遵道嫉妬專上妨繼嗣與古之王者廢五事之中失夫婦之紀妻妾得意謁行於內埶行於外至覆傾國家或亂陰陽昔褒姒用國宗周以喪閻妻驕扇日以不臧師古曰閻嬖寵之族也扇熾也臧善也此其效也經曰皇極皇建其有極傳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時則有日月亂行陛下踐至尊之祚為天下主奉帝王之職以統羣生方內之治亂在陛下所執誠留意於正身勉強於力行損燕私

之間以勞天下放去淫溺之樂罷歸倡優之笑絶卻不享之義慎節游田之虞起居有常循禮而動躬親政事致行無倦安服若性經曰繼自今嗣王其毋淫于酒毋逸于游田惟正之共未有身治正而臣下邪者也夫妻之際王事綱紀安危之機聖王所致慎也昔舜飭正二女以崇至德楚莊忍絶丹姬以成伯功幽王惑於褒姒周德降亡魯桓脅於齊女社稷以傾誠修後宮之政明尊卑之序貴者不得嫉妬專寵以絶驕嫚之端抑褒閻

之亂賤者咸得秩進各得厥職以廣繼嗣之統息白華之怨後宮親屬饒之以財勿與政事以遠皇父之類損妻黨之權未有閨門治而天下亂者也治遠自近始習善在左右昔龍筦納言而帝命惟允四輔既備成王靡有過事誠敕正左右齊栗之臣戴金貂之飾執常伯之職者皆使學先王之道知君臣之義濟濟謹孚無敖戲驕恣之過則左右肅艾羣僚仰法化流四方經曰亦惟先正克左右未有左右正而百官枉者也治天下者尊

賢考功則治簡賢違功則亂誠審思治人之術歡樂得
賢之福論材選士必試於職明度量以程能考功實以
定德無用比周之虛譽毋聽浸潤之譖愬則抱功修職
之吏無蔽傷之憂比周邪偽之徒不得即工小人日銷
俊乂日隆經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又曰九德咸
事俊乂在官未有功賞得於前衆賢布於官而不治者
也堯遭洪水之灾天下分絕為十二州制遠之道微而
無乖畔之難者德厚恩深無怨於下也秦居平土一夫

大呼而海内崩析者刑罰深酷吏行殘賊也夫違天害德為上取怨於下莫甚乎殘賊之吏誠放退殘賊酷暴之吏錮廢勿用益用温良上德之士以親萬姓平刑釋冤以理民命務省繇役毋奪民時薄收賦税毋殫民財使天下黎元咸安家樂業不苦踰時之役不患苛暴之政不疾酷烈之吏雖有唐堯之大災民無離上之心經曰懷保小人惠于鰥寡未有德厚吏良而民畔者也臣聞災異皇天所以譴告人君過失猶嚴父之明誡畏懼

敬改則禍銷福降忽然簡易則咎罰不除經曰饗用五福威用六極傳曰六沴作見若不共御六罰既侵六極其下今三年之間災異鋒起小大畢具所行不享上帝上帝不豫炳然甚著不求之身無所改正疏舉廣謀又不用其言是循不享之迹無謝過之實也天責愈深此五者王事之綱紀南面之急務唯陛下留神對奏天子異焉時召見永其夏皆令諸方正對策語在杜欽傳封對畢因曰臣前幸得條對災異之效陛下委棄不納而更使方正對策背可懼之大異問不急之常論廢承天之至言角無用之虛文欲末殺災異滿讕誣天是故皇天勃然發

怒甲巳之間暴風三凑拔樹折木此天至明不可欺之效也上特復問永永對日食地震皇后貴妾專寵所致是時上初即位謙讓委政元舅大將軍王鳳議者多歸咎焉永知鳳方見柄用隂欲自託乃復曰方今四夷賔服皆爲臣妾北無薫粥冒頓之患南無趙佗呂嘉之難三垂晏然靡有兵革之警諸侯大者乃食數縣漢吏制其權柄不得有爲亡吴楚燕梁之埶百官盤互親踈相錯骨肉大臣有申伯之忠洞洞屬屬小心畏忌無重合安陽博陸之亂三者無毛髪之辜不可歸咎諸舅竊恐陛下舍昭昭之白過忽天地之明戒聽晻昧之瞽說重失天心不可之大者也時杜欽上對曰臣聞日蝕地震陽微隂盛也臣者君之隂也妻者夫之隂也夷狄者中國之隂也春秋日蝕三十六地震五或夷狄侵中國或政權在臣下或婦乘夫或臣子背君父事雖不同其類一也臣竊觀人事以考變異則本朝大臣無不自安之人外戚親屬無乘剌之心關東諸侯無强大之國三垂

蠻夷無逆理之節殆為後宮何以言之日以戊申蝕時加未戊未土也王者中宮之部也其夜地震未央宮殿中此必適妾將有爭寵相害而為患者惟陛下深戒之○按永欽所陳災異大抵皆歸咎後宮以黨王氏本不足錄以此篇頗得大學遺意姑存之餘皆削去

劉向上星孛等奏

成帝即位石顯等伏辜更生乃復進用更名向拜為中郎

領護三輔都水數奏封事遷光祿大夫是時帝元舅王鳳為大將軍秉政倚太后專國權時數有大異向以為外戚貴盛鳳兄弟用事之咎而上方精於詩書觀古文詔向領校中五經祕書向乃集合上古以來歷春秋六國至秦漢符瑞災異之記推迹行事連傳禍福著其占驗比類相從各有條目凡十一篇號曰洪範五行傳論奏之天子心知向精忠為鳳兄弟起此論也然

終不能奪王氏權後見外家日盛遂上封事極諫見外戚類中向為人廉靖樂道專積思於經術晝誦書傳夜觀星宿或不寐達旦元延元年星孛東井蜀郡岷山崩雍江竭向曰昔周岐山崩三川竭而幽王亡岐山者周所興也漢家本起於蜀漢今所起之地山崩川竭星孛又及攝提大角從參至辰殆必亡矣懷不能已復上奏云云

臣聞帝舜戒伯禹毋若丹朱傲周公戒成王毋若殷王紂詩曰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亦言湯以桀為戒也聖帝明王常以敗亂自戒不諱廢興故臣敢極陳其愚唯陛下留神察焉謹案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蝕三十六

襄公尤數率三歲五月有奇而壹食漢興訖竟寧孝景帝尤數率三歲一月而一食臣向當數言日當食今當三年比食自建始以來二十歲間而八食率二歲六月而一發古今罕有異有小大希稠占有舒疾緩急而聖人所以斷疑也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昔孔子對魯哀公並言夏桀殷紂暴虐天下故歷失則攝提失方孟陬無紀孟康曰攝提星名也隨斗杓建十二月歷不正則失其所建首時為孟正月為陬此皆易姓之變也秦始皇之末至二世時日月薄食山陵淪

亡辰星出於四孟師古曰四時之孟月也當見四仲也太白經天而行孟康

曰謂出東入西出西入東也太白陰星出東當伏東出西當伏西過午爲經天也無雲而雷張晏

曰雷當託雲猶君之託臣也二世不恤天下人有畔心象獨號令而無臣也枉矢夜光應劭曰流

星也其射如矢蛇行不正故曰枉矢流以亂伐亂蘇林曰有聲爲天狗無聲爲枉矢也熒惑襲月

應劭曰熒惑主內亂月主刑故趙高殺二世也孽火燒宮師古曰孽災也野禽戲廷張應

曰野鳥入處主人將去都門內崩師古曰內鄉而壞長人見臨洮石隕于

東郡星索大角以亡應劭曰天王坐席也流星索大角大角因伏不見也觀孔子

之言考暴秦之異天命信可畏也及項籍之敗亦孛大

角漢之入秦五星聚于東井得天下之象也孝惠時有雨血日食於衝滅光星見之異孟康曰日月行交道之衝也相薄而既也京房所謂陰氣盛薄奪日光者也孝昭時有泰山卧石自立上林僵柳復起大星如月西行衆星隨之此爲特異孝宣興起之表天狗夾漢而西李奇曰流星也下墮地爲天狗皆祅星久陰不雨者二十餘日昌邑不終之異也皆著於漢紀觀秦漢之易世覽惠昭之無後察昌邑之不終視孝宣之紹起天之去就豈不昭昭然哉高宗成王亦有雊雉拔木之變能思其

故故高宗有百年之福成王有復風之報神明之應應若景響世所同聞也臣幸得託末屬誠見陛下寬明之德冀銷大異而興高宗成王之聲以崇劉氏故豤豤數奸死亡之誅今日食尤屢星孛東井攝提炎（七贍反）及紫宮有識長老莫不震動此變之大者也其事難一二記故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是以設卦指爻而復說義書曰伻來以圖天文難以相曉臣雖圖上猶須口說然後可知願賜清燕之間指圖陳狀（上輒入之然終不能用也向每召見數言祿去）

公室權在外家顓見外戚類中○按是年吏民多上書言災異之應王氏專政所致上意頗然之未有以明乃至張禹第辟左右親以吏民所言示禹禹自見年老子孫弱則謂上曰春秋日食地震或為諸侯相侵夷狄侵中國災變之意深遠難見故聖人罕言命不語怪神性與天道自子貢之屬不得聞何況淺見鄙儒之所言陛下宜修政事以善應之此經義意也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上雅信愛禹由是不疑王氏○按禹以經術為天子師而其言乃爾視向之忠精為何如

李尋災異對

本傳尋好洪範災異又學天文月令陰陽事丞相翟方進方進善為星歷除尋為吏數與翟侯言事帝舅曲陽侯王根厚遇尋哀帝初即位召尋待詔黃門使侍中衛尉傅喜問尋日者水出地動日月失度星辰亂作災異仍重極言無有所諱尋對云云○

時綏和二年哀帝即位未改元

陛下聖德尊天敬地畏命重民悼懼變異不忘疏賤之臣幸使重臣臨問愚臣不足以奉明詔竊見陛下新即位開大明除忌諱博延名士靡不並進臣尋位卑術淺過隨衆賢待詔食大官衣御府久汙玉堂之署比得召見亡以自效復特見延問至誠自以逢不世出之命願竭愚心不敢有所避庶幾萬分有一可采唯棄須臾之間宿留瞽言考之文理稽之五經揆之聖意以參天心

夫變異之來各應象而至臣謹條陳所聞易曰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夫日者衆陽之長輝光所燭萬里同晷人君之表也故日將旦清風發羣陰伏君以臨朝不牽於色日初出炎以陽君登朝佞不行忠直進不蔽障日中煇光君德盛明大臣奉公日將入專以一君就房有常節君不修道則日失其度晻昧亡光各有云為其於東方作日初出時師古曰作起也日出之時人物皆起陰雲邪氣起者法為牽於女謁服虔曰謁請也有所畏難日出後為近臣亂政日

中爲大臣欺誣日且入爲妻妾役使所營間者日尤不精光明侵奪失色邪氣珥蜺數作本起於晨相連至昏其日出後至日中間差瘉師古曰瘉與愈同小臣不知内事竊以日視陛下志操衰於始初多矣其咎恐有以守正直言而得罪者傷嗣害世不可不慎也唯陛下執乾剛之德强志守度毋聽女謁邪臣之態諸保阿乳母甘言悲辭之託斷而勿聽勉彊大誼絶小不忍良有不得已可賜以貨財不可私以官位誠皇天之禁也日失其光則

星辰放流陽不能制陰陰紲得作間者太白正晝經天宜隆德克躬以執不軌臣開月者衆陰之長銷息見伏百里爲品千里立表萬里連紀孟康曰品同也言百里內數度同也千里則當立表度其景爲里則繼其本所起紀其宿度也妃后大臣諸侯之象也朔晦正終始弦爲繩墨望成君德春夏南秋冬北間者月數以春夏與日同道孟康曰房有四星其間有三道春夏南行南頭第一星裏道也秋冬北行北頭第一星裏道也與日同道者謂中央道也此三道者日月五星之所由也過軒轅上后受氣孟康曰軒轅南大星爲后入太微帝廷揚光煇犯上將近臣列星皆

失色厭厭如滅鄭氏曰厭音黶桑之黶師古曰音烏點反此為母后與政亂朝陰陽俱傷兩不相便外臣不知朝事竊信天文即如此近臣已不足杖矣師古曰杖謂倚任也屋大柱小可為寒心唯陛下親求賢士無彊所惡以崇社稷尊彊本朝師古曰邪佞之人誠可賤惡勿得寵異使之盛彊也臣聞五星者五行之精五帝司命應王者號令為之節度歲星主歲事為統首號令所紀令失度而盛此君指意欲有所為未得其節也又填星不避歲星者后帝共政相留於奎婁張晏曰歲星為帝填星為女主當以

義斷之熒惑往來亡常周歴兩宮兩宮謂紫微太微作態低昂入天門上明堂貫尾亂宮孟康曰角兩星為天門房為明堂尾為後宮蘇林曰常占當從尾北而今貫之尾為後宮之義也太白發越犯庫張晏曰發越疾貌也庫天庫也孟康曰奎為天庫兵寇之應也貫黄龍入帝庭張晏曰黄龍軒轅也當門而出隨熒惑入天門至房而分欲與熒惑為患不敢當明堂之精此陛下神靈故禍亂不成也熒惑厥弛張晏曰厥弛動搖貌佞巧依埶微言毀譽進類蔽善太白出端門孟康曰端門太微正南門臣有不臣者火入室金上堂張晏曰熒惑入熒室也孟康曰火入室謂

熒惑歷兩宮也金謂太白也上堂入房星也不以時解其憂凶填歲相守又主内亂宜察蕭牆之内毋忽親疏之微誅放佞人防絶萌芽以盪滌濁濊穢同消散積惡毋使得成禍亂辰星主正四時當效於四仲四時失序則辰星作異令出於歲首之孟天所以譴告陛下也政急則出蚤政緩則出晚政絶不行則伏不見而為彗茀孛同四孟皆出為易王命四季皆出星家所諱今辛獨出寅孟之月蓋皇天所以篤右陛下也宜深自攺治國固不可以戚戚欲速則不

逵經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加以號令不順四時旣往不咎來事之師也間者春三月治大獄時賊陰立逆恐歲小收季夏舉兵法時寒無雨恐後有霜雹之災秋月行封爵其月土溼奥張晏曰逵於月令也師古曰奥溼也恐後有雷雹之變夫以喜怒賞罰而不顧時禁雖有堯舜之心猶不能致和善言天者必有效於人設上農夫而欲冬田肉袒深耕汗出種之然猶不生者非人心不至天時不得也易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書

曰敬授民時故古之王者尊天地重陰陽敬四時嚴月令順之以善政則和氣可立致猶枹鼓之相應也今朝廷忽於時月之令諸侍中尚書近臣宜皆令通知月令之意設羣下請事若陛下出令有謬於時者當知爭之以順時氣臣聞五行以水爲本其星玄武婺女天地所紀終始所生孟康曰婺須女也北方天地之統陰陽之終始也水爲準平王道公正脩明則百川理落脉通師古曰落謂經絡也偏黨失綱則踊溢爲敗書云水曰潤下陰動而卑不失其道天下有道

則河出圖洛出書故河洛決溢所爲最大今汝頴畎澮皆川水漂涌與雨水並爲民害此詩所謂爗爗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者也其咎在於皇甫卿士之屬唯陛下留意詩人之言少抑外親大臣臣聞地道柔靜陰之常義也地有上中下其上位震應妃后不順中位應大臣作亂下位應庶民離畔震或於其國國君之咎也四方中央連國歷州俱動者其異最大間者關東地數震五星作異亦未大逆宜務崇陽抑陰以救其咎固志建

威閉絕私路拔進英儁退不任職以彊本朝夫本彊則精神折衝師古曰折衝言有欲衝突爲害者則能折挫之本弱則招殃致凶爲邪謀所陵聞往者淮南王作謀之時其所難者獨有汲黯以爲公孫弘等不足言也弘漢之名相於今亡比而尚見輕何況亡弘之屬乎故曰朝廷亡人則爲賊亂所輕其道自然也天下未聞陛下竒策固守之臣也語曰何以知朝廷之褒人人自賢不務於通人師古曰通人謂薦達賢才故世陵夷馬不伏櫪不可以趨道士不素養不可以重

國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非虚言也陛下秉四海之衆曾亡柱幹之固守聞於四境殆開之不廣取之不明勸之不篤傳曰土之美者善養禾君之明者善養士人皆可使為君子詔書進賢良赦小過無求備以博聚英雋如近世貢禹以言事忠切蒙尊榮當此之時士厲身立名者多禹死之後日日以衰及京兆尹王章坐言事誅滅智者結舌邪偽並興外戚顓命君臣隔塞至絶繼嗣女官作亂師古曰謂趙飛燕姊妹也

此行事之敗誠可畏而悲也本在積任母后之家非一日之漸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也先帝大聖深見天意昭然使陛下奉承天統欲矯正之也宜少抑外親選練左右舉有德行道術通明之士充備天官然後可以輔聖德保帝位承大宗下至郎吏從官行能亡以異又不通一埶及博士無文雅者宜皆使就南畝以視天下明朝廷皆賢材君子於以重朝尊君滅凶致安此其本也臣自知所言害身不辟死亡之誅唯財留神反覆思

臣之言 師古曰財與裁同謂裁量而反思之是時哀帝初立成帝外家王氏未甚抑黜而帝外家丁傅新貴祖母傅太后尤驕恣上雖不從尋言然采其語每有非常輒問尋尋對屢中後以朱博為丞相臨延登受策有大聲如鐘鳴殿中以問揚雄李尋尋對曰此所謂鼓妖者也人君不聰為衆所惑空名得進則有聲無形不知所從生宜退丞相以應天變上不聽

杜鄴上日食對

元壽元年正月朔上以皇后父孔鄉侯傅晏為大司馬衛將軍而帝舅陽安侯丁明為大司馬票騎將軍臨拜日食詔舉方正直言扶陽侯韋育舉鄴鄴對云云

臣聞禽息憂國碎首不恨 應劭曰禽息秦大夫薦百里奚而不見納繆公出當車以

頭擊闕腦乃播出曰臣生無補於國不如死也繆公感悟用百里奚秦以大治卞和獻寶刖足願之臣幸得奉直言之詔無二者之危敢不極諫臣聞陽尊陰卑卑者隨尊尊者兼卑天之道也是以男雖賤各為其家陽女雖貴猶為其國陰故禮明三從之義雖有文母之德必繫於子春秋不書紀侯之母陰義殺也師古曰隱三年紀侯使裂繻來逆女公羊傳曰婚禮不稱主人主人謂壻也不稱母母不通也殺謂減降也昔鄭伯隨姜氏之欲終有叔段簒國之禍周襄王内迫惠后之難而遭居鄭之危漢興呂太后權私親屬又以

外孫爲孝惠后是時繼嗣不明凡事多晻師古曰晻與暗同晝昬冬雷之變不可勝載竊見陛下行不偏之政每事約儉非禮不動誠欲正身與天下更始也然嘉瑞未應而日食地震民訛言行籌傳相驚恐案春秋災異以指象爲言語故在於得一類而達之也日食明陽爲陰所臨坤卦乘離明夷之象坤以法地爲土爲母以安靜爲德震不隂之效也占象甚明臣敢不直言其事昔曾子問從令之義孔子曰是何言與善閔子騫守禮不苟從親

所行無非理者故無可間也前大司馬新都侯莽退伏弟家以詔策決復遣就國高昌侯宏去蕃自絶猶受封土制書侍中駙馬都尉遷不忠巧佞免歸故郡間未旬月則有詔還大臣奏正其罰卒不得遣而反兼官奉使顯寵過故及陽信侯業皆緣私君國非功義所出諸外家昆弟無賢不肖並侍帷幄布在列位或典兵衛或將軍屯寵意并於一家積貴之埶世所希見所希聞也至乃並置大司馬將軍之官皇甫雖盛三桓雖隆魯爲作

三軍無以甚此當拜之日晻然日食不在前後臨事而發者明陛下謙遜無專承指非一所言輒聽所欲輒隨有罪惡者不坐辜罰無功能者畢受官爵流漸積猥正尤在是欲令昭昭以覺聖朝昔詩人所刺春秋所譏指象如此殆不在他由後視前忿邑非之逮身所行不自鏡見則以為可計之過者疏賤獨偏見疑內亦有此類天變不空保右世主如此之至柰何不應臣聞野雞著怪髙宗深動大風暴過成王怛然願陛下加致精誠思

承始初事稽諸古以厭下心則黎庶羣生無不説喜上帝百神收還威怒禎祥福祿何嫌不報鄴未拜病卒○班固曰孝成之世委政外家諸舅持權重於丁傅故孝哀時杜鄴敢譏丁傅而欽永不敢言王氏其孰然也

孔光日蝕對光為丞相重忤傅太后指由是傅氏在位者與朱博表裏共毀譖光遂策免光退閭里杜門自守會元壽元年正月朔日有蝕之徵光詣公車問日蝕事光對云云

○按通鑑光對在杜鄴後

臣聞日者衆陽之宗人君之表至尊之象君德衰微陰道盛彊侵蔽陽明則日蝕應之書曰羞用五事建用皇

極（師古曰周書洪範之言）如貌言視聽思失大中之道不立則咎徵荐臻六極屢降皇之不極是為大中不立其傅曰時則有日月亂行謂朓側匿（孟康曰朓行疾也側匿行遲也師古曰朓吐了反）甚則薄蝕是也又曰六沴之作（師古曰沴惡氣也音戾）歲之朝曰三朝（師古曰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故曰三朝）其應至重迺正月辛丑朔日有蝕之變見三朝之會上天聰明苟無其事變不虛生書曰惟先假王正厥事言異變之來起事有不正也臣聞師曰天右與王者故災異數見以譴告之欲其改更若

不畏懼有以塞除而輕忽簡誣則凶罰加焉其至可必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又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皆謂不懼者凶懼之則吉也陛下聖德聰明兢兢業業承順天戒敬畏變異勤心虛已延見羣臣思求其故然後敕躬自約總正萬事放遠讒說之黨援納斷斷之介（師古曰援引也斷斷專一之貌介謂一介之人援音爰）退去貪殘之徒進用賢良之吏平刑罰薄賦斂恩澤加於百姓誠為政之大本應變之至務也天下幸甚書曰天既孚命正厥德

言正德以順天也又曰天棐諶辭言有誠道天輔之也明承順天道在於崇德博施加精致誠孳孳而已俗之祈禳小數終無益於應天塞異銷禍興福較然甚明無可疑惑師古曰較明貌也音角書奏上說賜光束帛拜為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給事中位次丞相按是時丁傅用事董賢隆寵王嘉鮑宣張張言之而光所對汎陳數躬正事而於貴戚佞幸曾微一辭及之不惟有愧於嘉宣且有愧於杜鄴矣嘉以直言死光代之相遂與董賢同為三公媚事之態亡所不至殆孔子所謂鄙夫者歟愚既錄其文不得不指其實以示學者云王嘉鮑宣奏在嬖幸類中

王嘉論應天之道

元壽元年宜陵侯息夫躬建言往年熒惑守心太白高而

芒光又角星茀於河鼓其法為有兵亂是後訛言行詔籌經歷郡國天下騷動恐必有非常之變可遣大將軍行邊兵敕武備斬一郡守以立威震四夷因以厭應變異上然之以問丞相丞相嘉對云云

臣聞動民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下民微細猶不可詐況於上天神明而可欺哉天之見異所以敕戒人君師古曰見謂顯示也欲令覺悟反正推誠行善民心說而天意得矣辯士見一端或妄以意傅著星歷師古曰傅讀曰附著音治虛造匈奴烏孫西羌之難謀動干戈設為權變非應

天之道也守相有皐車馳詰闕交臂就死恐懼如此而談說者云動安之危師古曰之往也言搖動安全之計往就危殆也辯口快耳師古曰苟快聽者之耳其實未可從夫議政者苦其讇諛傾險辯慧深刻也讇諛則主惪毀傾險則下怨恨辯慧則破正道深刻則傷恩惠昔秦繆公不從百里奚蹇叔之言以敗其師悔過自責疾詿誤之臣思黃髮之言名垂於後世唯陛下觀覽古戒反覆參考無以先入之語為主上不聽遂下詔曰間者災變不息盜賊衆多兵革之徵或頗著見未聞將軍惻然深以為意簡練戎士繕脩干戈器

用監惡孰當督之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將軍與中二千石舉明習兵法有大慮者各一人將軍一人詣公車就拜孔鄉侯傅晏為大司馬衛將軍陽安侯丁明又為大司馬驃騎將軍是日日有食之董賢因此沮躬晏之策後數日收晏衛將軍印綬而丞相御史奏躬辠過上繇是惡躬等○通鑑載此事於日食前○以上論災異其別見於外戚嬖幸事中者當互考也

東方朔諫除上林苑

武帝建元三年上招選天下文學材智之士簡拔其俊異者寵用之莊助朱買臣吾邱壽王司馬相如東方朔枚皋終軍等並在左右每令與大臣辯中外相應以義理之文大臣數詘馬然相如特以辭賦得幸朔皋不根持論好詼諧上以俳優畜之朔時直諫有所補益上使吾邱壽王除上林苑屬之南山東方朔進諫云云

臣聞謙遜靜慤天表之應應之以福驕溢靡麗天表之應應之以異今陛下累郎臺恐其不高也師古曰郎堂下周屋弋獵之處恐其不廣也如天不為變則三輔之地盡可以為苑何必盩厔鄠杜乎奢侈越制天為之變上林雖小臣尚以為大也夫南山天下之阻也南有江淮北有河渭其地從汧隴以東商雒以西服虔曰商與上雒二縣也師古曰汧汧水也隴隴坻也厥壤肥饒漢興去三河之地止霸滻以西都涇渭之南此所謂天下陸海之地師古曰高平曰陸關中地高故稱耳海者萬物所出

言關中山川物産饒富是以謂之陸海也秦之所以虜西戎兼山東者也其山出玉石金銀銅鐵豫章檀柘異類之物不可勝原此百工所取給萬民所仰足也又有杭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饒土宜薑芋水多鼃魚貧者得以人給家足無飢寒之憂故酆鎬之間號為土膏其賈畝一金今規以為苑絶阪池水澤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乏國家之用下奪農桑之業棄成功就敗事損耗五穀是其不可一也且盛荊棘之林而長養麋鹿廣狐兎之苑大虎狼之虚

師古曰墟讀曰虛 又壞人冢墓發人室廬令幼弱懷土而思耆老泣涕而悲是其不可二也斥而營之垣而囿之騎馳東西車騖南北師古曰亂馳曰騖 又有深溝大渠夫一日之樂不足以危無隄之輿張晏曰一日之樂謂田獵也無隄之輿謂天子富貴無隄限也 是其不可三也故務苑囿之大不恤農時非所以彊國富人也夫殷作九市之宮而諸侯畔應劭曰紂於宮中設九市 靈王起章華之臺而楚民散秦興阿房之殿而天下亂糞土愚臣忘生觸死逆盛意犯隆指罪萬死不勝大願願陳泰

階六符以觀天變不可不省 孟康曰泰階三台也每台二星凡六星符六星之符驗也應劭曰黄帝泰階六符經曰泰階者天之三階也上階為天子中階為諸侯公卿大夫下階為士庶人上階上星為男主下星為女主中階上星為諸侯三公下星為卿大夫下階上星為元士下星為庶人三階平則陰陽和風雨時社稷神祇咸獲其宜天下大安是為太平三階不平則五神乏祀日有食之水潤不浸稼穡不成冬雷夏霜百姓不寧故治道傾天子行暴令好興甲兵修宫榭廣苑囿則上階為之奄奄疏闊也以孝武皆有此事故朔為陳之是日因奏泰階之事迺拜朔為大中大夫給事中賜黄金百斤然遂起上林苑如壽王所奏云

東方朔化民有道對 時天下侈靡趨末百姓多離農畝上從容問朔吾欲

化民豈有道乎朔對曰云云

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上古之事經歷數千載尚難言也臣不敢陳願近述孝文皇帝之時當世耆老皆聞見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身衣弋綈足履革舄以韋帶劒師古曰但空用韋不加飾莞蒲為席師古曰以莞及蒲為席亦尚質兵木無刃服虔曰兵器如木而無刃言不大治兵器也衣緼無文師古曰緼亂絮也言內有亂絮上無文綵也集上書囊以為殿帷以道德為麗以仁義為準於是天下望風成俗昭然化之今陛下以城中為小圖起建章左鳳

闕右神明（如淳曰闕名也師古曰鳳闕闕名神明臺名也）號稱千門萬戶木土衣綺繡狗馬被繢罽（師古曰繢五綵也罽織毛也即氍毹之屬）宮人簪瑇瑁垂珠璣設戲車教馳逐飾文采叢珍怪撞萬石之鐘擊雷霆之鼓作俳優舞鄭女上為淫侈如此而欲使民獨不奢侈失農事之難者也陛下誠能用臣朔之計推甲乙之帳燔之於四通之衢（應劭曰帳多故以甲乙第之耳孟康曰西域傳贊云興造甲乙之帳絡之以隋珠和璧天子黼翠被馮玉几而處其中也師古曰謂推而去之燔焚燒也）却走馬示不復用則堯舜之隆宜可與比治矣易曰正其本萬

事理失之豪釐差以千里願陛下留意察之朔雖詼笑然時觀察

顏色直言切諫上甞用之○又武帝甞為竇太主置酒宣室使謁者引内董偃中郎東方朔辟戟而前曰董偃有斬罪三安得入乎上曰何也朔曰偃以人臣私侍公主一也敗男女之化亂婚姻之禮傷王制二也陛下富於春秋方精思於六經而偃以靡麗奢侈極耳目之欲乃國家之大賊人主之大蜮其罪三也上默然良久曰吾業已設飲請後而自改朔曰不可夫宣室者先帝之正處非法度之政不得入焉淫亂之漸其變為簒上曰善更置酒北宫

司馬相如諫獵書

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

賁育臣之愚竊以為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逸材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技不得用枯木朽株盡為難矣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羗夷接軫也豈不殆哉雖萬全而無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馳猶時有銜橜之變況乎涉豐草騁邱虛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為害也不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為安樂出萬有一危

之塗以為娛臣竊為陛下不取盖明者遠見於未萌而知者避危於無形旣固多藏於隠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絫千金坐不垂堂此言雖小可以諭大臣願陛下留意幸察

貢禹論節儉元帝即位徴禹為諫大夫是時年歲不登郡國多困禹奏言時初元元年

古者宮室有制宮女不過九人秣馬不過八匹牆塗而不琱木摩而不刻車輿器物皆不文畫苑囿不過數十

里與民共之任賢使能什一而稅亡他賦斂繇戍之役使民歲不過三日千里之内自給千里之外各置貢職而已故天下家給人足頌聲並作至高祖孝文孝景皇帝循古節儉宫女不過十餘廄馬百餘匹孝文皇帝衣綈履革器亡琱文金銀之飾後世爭為奢侈轉轉益甚臣下亦相放效衣服履絝刀劒亂於主上主上時臨朝入廟衆人不能别異甚非其宜然非自知奢僭也猶魯昭公曰吾何僭矣今大夫僭諸侯諸侯僭天子天子過

天道其日久矣承衰救亂矯復古化在於陛下臣愚以為盡如太古難宜少放古以自節焉論語曰君子樂節禮樂方今宫室已定亡可奈何矣其餘盡可減損故時齊三服官輸物不過十笥師古曰三服官主作天子之服在齊地笥盛衣竹器音先似反方今齊三服官作工各數千人一歲費數鉅萬蜀廣漢主金銀器歲各用五百萬三工官官費五千萬師古曰三工官謂少府之屬官考工室也右工室也東園匠也上言蜀漢主金銀器是不入三工之數也東西織室亦然廏馬食粟將萬匹臣禹嘗從之東宫師古曰從天子往太

后宮見賜杯案盡文畫金銀飾非當所以賜食臣下也東宮之費亦不可勝計天下之民所為大飢餓死者是也今民大飢而死死又不葬為犬豬食人至相食而廏馬食粟苦其大肥氣盛怒至乃日步作之師古曰日日行步而動作之以散允溢之氣王者受命於天為民父母固當若此乎天不見邪武帝時又多取好女至數千人以填後宮及棄天下昭帝幼弱霍光專事不知禮正妄多臧金錢財物鳥獸魚鼈牛馬虎豹生禽凡百九十物盡瘞臧之又皆以後

宮女置於園陵大失禮逆天心又未必稱武帝意也昭帝晏駕光復行之至孝宣皇帝時陛下惡有所言師古曰不能自言減省之事羣臣亦隨故事甚可痛也故使天下承化取女皆大過度師古曰取讀曰娶諸侯妻妾或至數百人豪富吏民畜歌者至數十人是以內多怨女外多曠夫及衆庶葬埋皆虛地上以實地下其過自上生皆在大臣循故事之辠也唯陛下深察古道從其儉者大減損乘輿服御器物三分去二子産多少有命審察後宮擇其賢者

留二十人餘悉歸之及諸陵園女亡子者宜悉遣獨杜陵宮人數百誠可哀憐也廏馬可亡過數十匹獨舍長安城南苑地以為田獵之囿自城西南至山西至鄠皆復其田以與貧民方今天下飢饉可亡大自損減以救之稱天意乎天生聖人蓋為萬民非獨使自娛樂而已也故詩曰天難諶斯不易惟王上帝臨女毋貳爾心當仁不讓獨可以聖心參諸天地揆之往古不可與臣下議也若其阿意順指隨君上下臣禹不勝拳拳不敢不

盡忠心天子納善其忠乃下詔令太僕減食穀馬水衡減食肉獸省宜春下苑以與貧民又罷角抵諸戲及齊三服官遷尚為光祿大夫

谷永諫微行宴飲成帝永始二年遷涼州刺史奏事京師訖當之部時有黑龍見東萊上使尚書問永受所欲言永對云云

臣聞王天下有國家者患在上有危亡之事而危亡之言不得上聞如使危亡之言輒上聞則商周不易姓而迭興三王不變改而更用夏商之將亡也行道之人皆知之晏然自以若天有日莫能危是故惡日廣而不自

知大命傾而不寤易曰危者有其安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陛下誠垂寛明之聽無忌諱之誅使芻蕘之臣得盡所聞於前不懼於後患直言之路開則四方衆賢不遠千里輻湊陳忠羣臣之上願社稷之長福也漢家行夏正夏正色黑黑龍同姓之象也張晏曰夏以建寅為正萬物在地中色黑今黑龍見同姓象也龍陽德由小之大故為王者瑞應未知同姓有見本朝無繼嗣之慶多危殆之隙欲因擾亂舉兵而起者邪將動心兾為後者殘賊不仁若廣陵昌邑之類

臣愚不能處也師古曰處謂斷決也元年九月黑龍見其晦日有食之今年二月己未夜星隕乙酉日有食之六月之間大異四發二而同月三代之末春秋之亂未嘗有也臣聞三代所以隕社稷喪宗廟者皆由婦人與羣惡沈湎於酒書曰乃用婦人之言自絕于天四方之逋逃多罪是宗是長是信是使詩云燎之方陽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威之師古曰小雅正月之詩威亦滅也言火燎方盛寧有能滅之者乎而宗周之盛乃為褒姒所滅怨其盛也威呼悅反易曰濡其首有孚失是師古曰未濟上九爻辭言

耽樂無節飲酒濡首有信之道於是遂失也濡濡溼也秦所以二世十六年而亡者養生泰奢奉終泰厚也二者陛下兼而有之臣請略陳其效易曰在中饋無攸遂師古曰家人六二爻辭饋與饋同饋食也言婦人之道居中主食遂順而已無所必遂言婦人不得與事也師古曰與讀曰豫詩曰懿厥悊婦為梟為鴟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師古曰大雅瞻卬之詩懿美也悊智也言幽王以悊婦為美實乃為梟鴟也婦謂褒姒也梟鴟惡聲之鳥故以諭焉又言此禍亂非從天而下以寵褒姒之故生此災耳建始河平之際許班之貴傾動前朝師古曰許皇后及班倢伃之家熏灼四方賞賜無量空虛內臧女寵至極不

可上矣師古曰上猶加也今之後起天所不饗什倍于前如淳曰謂趙李本從卑賤起也廢先帝法度聽用其言官秩不當縱釋王誅驕其親屬假之威權從横亂政師古曰從子用反横胡孟反刺舉之吏莫敢奉憲又以掖庭獄大為亂阱師古曰穿地為坑阱以拘繫人也亂者言其非正而又多也榜箠瘖於炮烙師古曰瘖痛也炮烙紂所作刑也膏塗銅柱加之火上令罪人行其上輒墮於炭中笑而以為樂瘖千感反絕滅人命主為趙李報德復怨反除白罪建治正吏師古曰反讀曰幡罪之明白者反而除之吏之公正者建議劾治也多繫無辜掠立迫恐師古曰掠笞服之立其罪名至為人起責

分利受謝師古曰言富賈以錢假託其名代為之主放與他人以取利息而共分之或受報謝別取財物生入死出者不可勝數是以日食再既以昭其辜王者必先自絕然後天絕之陛下棄萬乘之至貴樂家人之賤事厭高美之尊號好匹夫之卑字崇聚僄輕無義小人以為私客數離深宮之固挺身晨夜與羣小相隨烏集雜會飲醉吏民之家亂服共坐流湎媟嫚溷殽無別閔免遁樂晝夜在路典門戶奉宿衛之臣執干戈而守空宮公卿百僚不知陛下所在積數年矣王者以民

爲基民以財爲本財竭則下畔下畔則上亡是以明王愛養基本不敢窮極使民如承大祭今陛下輕奪民財不愛民力聽邪臣之計去高敞初陵捐十年功緒改作昌陵反天地之性因下爲高積土爲山發徒起邑並治宮館大興繇役重增賦斂徵發如雨役百乾谿費疑驪山靡敝天下五年不成而後反故又廣旰晉灼曰旰大也營表發人冢墓斷截骸骨暴揚尸柩百姓財竭力盡愁恨感天災異屢降饑饉仍臻流散冗食餧死於道以百萬數

公家無一年之畜百姓無旬日之儲上下俱匱無以相救詩云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願陛下追觀夏商周秦所以失之以鏡考己行有不合者臣當伏妄言之誅漢興九世百九十餘載繼體之主七皆承天順道遵先祖法度或以中興或以治安至於陛下獨違道縱欲輕身妄行當盛壯之隆無繼嗣之福有危亡之憂積失君道不合天意亦已多矣為人後嗣守人功業如此豈不負哉方今社稷宗廟禍福安危之機在於陛下陛下誠肯

發明聖之德昭然遠寤畏此上天之威怒深懼危亡之徵兆蕩滌邪辟之惡志厲精致政專心反道絕羣小之私客免不正之詔除悉罷北宮私奴車馬媮出之具克已復禮毋貳微行出飲之過以防迫切之禍深惟日食再既之意抑損椒房玉堂之盛寵師古曰椒房皇后所居玉堂嬖幸之舍也毋聽後宮之請謁除掖庭之亂獄去炮烙之陷穽誅戮佞邪之臣及左右執左道以事上者以塞天下之望且寢初陵之作止諸繕治宮室闕更減賦盡休力役師古曰闕

亦謂減削之更謂更卒也存卹振捄困乏之人以彌遠方師古曰捄古救字也彌安也厲崇忠直放退殘賊無使素餐之吏久尸厚祿以次貫行固執無違師古曰貫聯續也謂上所陳衆條諸事宜次第相續行之不當更違異也夙夜孳孳婁省無怠舊愆畢改新德既章纖介之邪不復載心則赫赫大異庶幾可銷天命去就庶幾可復社稷宗廟庶幾可保唯陛下留神反覆熟省臣言臣幸得備邊部之吏不知本朝失得瞽言觸忌諱罪當萬死成帝性寬而好文辭又久無繼嗣數為微行多近幸小臣趙李從微賤專寵皆皇太后與諸舅夙夜所常憂至親難

數言故雖永等使因天變而切諫勸上納用之永自知有內應庶意無所依違每言事輒見答禮至上此對上大怒衛將軍商密擿永令發去上使侍御史收永敕過交道廄者勿追御史不及永還上意亦解自悔明年徵永爲大中大夫遷光祿大夫給事中

谷永論微行宴飲 元延元年爲北地太守時災異尤數當之官上使衛尉淳于長受永所欲言永對

曰臣永幸得以愚朽之材爲大中大夫備拾遺之臣從朝者之後進不能盡思納忠輔宣聖德退無被堅執銳討不義之功猥蒙厚恩仍遷至北地太守絕命隕首身

膏野草不足以報塞萬分陛下聖德寛仁不遺易忘之
臣垂周文之聽下及芻蕘之愚有詔使衛尉受臣永所
欲言臣聞事君之義有言責者盡其忠有官守者修其
職臣永幸得免於言責之辜有官守之任當畢力遵職
養綏百姓而已不宜復關得失之辭忠臣之於上志在
過厚是故遠不逆君死不忘國昔史魚既沒餘忠未訖
委柩後寢以屍達誠汲黯身外思内發憤舒憂遺言李
息經曰雖爾身在外乃心無不在王室臣永幸得給事

中出入三年雖執干戈守邊埀思慕之心常存于省闥是以敢越郡吏之職陳累年之憂臣聞天生蒸民不能相治爲立王者以統理之方制海内非爲天子列土封疆非爲諸侯皆以爲民也垂三統列三正去無道開有德不私一姓明天下迺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王者躬行道德承順天地博愛仁恕恩及行葦師古曰詩大雅行葦之篇曰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言政化所及仁道霑被雖草木至賤無所殘傷籍税取民不過常法宫室車服不踰制度事節財足黎庶和睦則卦

氣理效五徵時序百姓壽考庶草蕃滋符瑞並降以昭保右失道妄行逆天暴物窮奢極欲湛湎荒淫師古曰湛讀曰沈婦言是從誅逐仁賢離逖骨肉羣小用事峻刑重賦百姓愁怨則卦氣悖亂咎徵著郵師古曰悖乖也郵字與尤同尤過也上天震怒災異屢降日月薄食五星失行山崩川潰水泉涌出妖孽並見茀星耀光飢饉荐臻百姓短折萬物夭傷終不改寤惡洽變備不復譴告更命有德詩云乃眷西顧此惟予宅師古曰大雅皇矣之詩也言天以殷紂為惡不變乃眷然西顧見文王之德而

與之宅居也夫去惡奪弱遷命賢聖天地之常經百王之所同也加以功德有厚薄期質有脩短時世有中季天道有盛衰陛下承八世之功業當陽數之標季涉三七之節紀孟康曰至平帝乃三七二百一十歲之厄今已涉向其節紀遭无妄之卦運應劭曰天必先雲而後雷雷而後雨而今無雲而雷无妄者無所望也萬物無所望於天災異之最大者也師古曰取易之无妄卦為義直百六之災阸師古曰直當也三難異科雜焉同會師古曰雜謂相參也建始元年以來二十載間羣災大異交錯鋒起多於春秋所書八世著記久不塞除李奇曰高祖以來至元帝著記

災異未塞除也重以今年正月己亥朔日有食之三朝之會師古曰歲月日三者之始故云三朝四月丁酉四方衆星白晝流隕七月辛未彗星横天乘三難之際會畜衆多之災異因之以飢饉接之以不贍彗星極異也土精所生流隕之應出於飢變之後兵亂作矣厥期不久隆德積善懼不克濟内則為深宫後庭將有驕臣悍妾醉酒狂悖卒起之敗北宫苑囿街巷之中臣妾之家幽閒之處徵舒崔杼之亂師古曰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齊崔杼弑其君光外則為諸夏下土將有樊並

蘇令陳勝項梁奮臂之禍内亂朝暮日戒諸夏舉兵以火角爲期安危之分界宗廟之至憂師古曰分扶問反臣永所以破膽寒心豫言之累年下有其萌然後變見于上可不致慎禍起細微姦生所易願陛下正君臣之義無復與羣小媟黷燕飲師古曰媟狎也黷汙也中黄門後庭素驕慢不謹嘗以醉酒失臣禮者悉出勿留勤三綱之嚴修後宮之政抑遠驕妬之寵崇近婉順之行加惠失志之人懷柔怨恨之心保至尊之重秉帝王之威朝覲法出而後

駕陳兵清道而後行無復輕身獨出飲食臣妾之家三者既除内亂之路塞矣諸夏舉兵萌在民飢饉而吏不卹興於百姓困而賦斂重發於下怨離而上不知易曰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孟康曰膏者所以潤入肌膚爵禄亦所以養人者也小貞臣也大貞君也遭屯難飢荒君當開倉廩振百姓而反吝則凶臣吝嗇則吉論語曰出内之吝謂之有司傳曰飢而不損茲謂泰厥災水厥咎亡訞辭曰關動牡飛辟為無道臣為非厥咎亂臣謀篡師古曰易訞占之辭也訞即妖字耳王者遭衰難之世有飢饉之災不損用而大自潤故凶百姓

困貧無以共求愁悲怨恨故水城關守國之固固將去焉故壯飛往年郡國二十一傷於水災禾黍不入今年蠶麥咸惡百川沸騰江河溢決大水泛濫郡國十五有餘比年喪稼時過無宿麥百姓失業流散羣輩守關大異較炳如彼水災浩浩黎庶窮困如此宜損常稅小自潤之時而有司奏請加賦甚繆經義逆於民心布怨趨禍之道也壯飛之狀殆為此發古者穀不登虧膳災屢至損服凶年不塈塗明王之制也詩云凡民有喪扶服

捄之師古曰邶國谷風之詩服蒲北反捄古救字論語曰百姓不足君孰予足臣願陛下勿許加賦之奏益減大官導官中御府均官掌畜廩犧用度止尚方織室京師郡國工服官發輸造作以助大司農流恩廣施振贍困乏開關梁內流民恣所欲之師古曰之往也以救其急立春遣使者循行風俗宣布聖德存卹孤寡問民所苦勞二千石敕勸耕桑毋奪農時以慰綏元元之心防塞大姦之隙諸夏之亂庶幾可息臣聞上主可與爲善而不可與爲惡下主可與爲

惡而不可與為善陛下天然之性疏通聰敏上主之姿也少省愚臣之言感寤三難深畏大異定心為善捐忘邪志毋貳舊愆厲精致改至誠應天則積異塞於上禍亂伏於下何憂患之有竊恐陛下公志未專私好頗存尚愛羣小不肯為耳對奏天子甚感其言

永於經書汎為疏達與杜欽杜鄴略等不能洽浹如劉向父子及揚雄也其於天官京氏易最密故善言災異○愚按永之二疏可謂鯁切矣然專攻主身及後宮而無一言及於王氏非忠臣也今以其文而錄之○又成帝嘗與張放等宴飲禁中皆引滿舉白談笑出噱時乘輿幄坐屏風畫紂醉踞妲己作長夜之樂侍中班伯久疾新起上指畫而問曰紂

為無道至於是乎對曰書云乃用婦人之言何有踞肆於朝所謂衆惡歸之不如是之甚也上曰茍不若此此圖何戒對曰沉湎于酒微子所以告去也式號式謼大雅所以流連也詩書淫亂之戒其原皆在於酒上乃喟然歎曰吾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讜言按班伯數言賢於谷永之二疏故附此○以上戒非畋淫侈

賈誼請封建子弟疏

初文帝以代王入即位後分代為兩國立皇子武為代王參為太原王小子勝則梁王矣後又徙代王武為淮陽王而太原王參為代王盡得故地居數年梁王勝死亡子誼復上疏云云時帝十一年

陛下即不定制如今之埶不過一傳再傳諸侯猶且人恣而不制豪植而太彊漢法不得行矣陛下所以為藩

扞及皇太子之所恃者唯淮陽代二國耳師古曰藩翰得宜則嗣主安固故曰皇太子之所恃也代北邊匈奴與彊敵為鄰能自完則足矣而淮陽之比大諸侯𠂾如黑子之著面適足以餌大國耳師古曰餌謂為其所吞食不足以有所禁禦方今制在陛下制國而令子適足以為餌豈可謂工哉人主之行異布衣布衣者飾小行競小廉以自託於鄉黨人主唯天下安社稷固不耳高皇帝瓜分天下以王功臣反者蝟毛而起以為不可故蘄去不義諸侯而虛其國如淳曰不義諸侯謂彭越

黥布等師古曰斬與斐同擇良日立諸子雒陽上東門之外師古曰諸侯國皆在關東故於東門外立之東西最北出門曰上東門畢以為王而天下安故大人者不牽小行以成大功今淮南地遠者或數千里越兩諸侯師古曰兩諸侯梁及淮南而縣屬於漢為縣而屬漢其吏民繇役往來長安者自悉而補中道衣敝應劭曰自悉其家資財補縫作衣錢用諸費稱此其苦屬漢而欲得王至甚逋逃而歸諸侯者已不少矣其埶不可久臣之愚計願舉淮南地以益淮陽而為梁王立後割淮陽北邊二三列城孟康曰列城縣與

東郡以益梁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睢陽梁起於新郪以北著之河師古曰新郪潁川縣也淮陽包陳以南揵之江如淳曰揵謂立封界也或曰接也則大諸侯之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梁足以扞齊趙淮陽足以禁吳楚陛下高枕終亡山東之憂矣此二世之利也師古曰帝及太子當今恬然適遇諸侯之皆少數歲之後陛下且見之矣夫秦日夜苦心勞力以除六國之旤今陛下力制天下頤指如意高拱以成六國之旤難以言智苟身亡事畜亂宿旤孰視而不定萬

年之後傅之老母弱子按此亦所難言將使不寧不可謂仁臣聞聖主言問其臣而不自造事故使人臣得畢其愚忠唯陛下財幸文帝於是從誼計徙淮陽王武為梁王北界泰山西至高陽得大縣四十餘城徙城陽王喜為淮南王撫其民時又封淮南厲王四子皆為列侯誼知上必將復王之也上疏諫曰竊恐陛下接王淮南諸子曾不如臣者孰計之也淮南王之悖逆亡道天下孰不知其辠陛下幸而赦遷之自疾而死天下孰以王死之不當今奉尊罪人之子適足以負謗於天下耳此人少壯豈能忘其父哉白公勝所為父報仇者大父與伯父叔父也白公為亂非欲取國代主也發忿快志剡手以衝仇人之匈固為俱靡而已淮南雖小黥布嘗用之矣漢有特幸耳夫擅仇人足以危漢之資於策不便雖割而為四四子一心也予之衆積之財此非有

子胥白公報於廣都之中即疑有刺諸荊軻起於兩柱之間所謂假賊兵為虎翼者也願陛下少留計梁王勝墜馬死誼自傷為傅無狀常哭泣後歲餘亦死賈生之死時年三十三矣後四歲齊文王薨無子文帝思賈生言迺分齊為六國盡立悼惠王子六人為王又遷淮南王喜于城陽而分淮南為三國盡立厲王三子以王之後十年文帝崩景帝立三年而吳楚趙與四齊王合從舉兵西鄉京師梁王扞之卒破七國至武帝時淮南厲王子為王者兩國亦反誅○韋氏曰四齊王膠東膠西菑川濟南王也○按史所以詳紀本末者以見誼前謂梁足以扞齊趙後謂淮南王子之不可接王其說驗也

中山靖王聞樂對

武帝初即位大臣懲吳楚七國行事議者多寃鼂錯之策皆以諸侯連城數十泰強欲稍侵削數奏暴其過惡諸侯王自以骨肉至親先帝所以廣封連

城犬牙相錯者為盤石宗也今或無罪為臣下所侵辱有司吹毛求疵笞服其臣使證其君多

自以侵冤建元三年代王登長沙王發中山王勝濟川王明來朝天子置酒勝聞樂聲而泣問

其故勝

對曰

臣聞悲者不可為絫欷思者不可為歎息師古曰言聞歎欷之聲則悲思益甚故高漸離擊筑易水之上荆軻為之低而不食應劭曰燕太子丹遣荆軻刺秦王賓客祖於易水之上漸離擊筑士皆垂泣荆卿不能復食也師古曰低謂俛首

雍門子壹微吟孟嘗君為之於邑張晏曰齊之賢者居雍門因以為號如淳曰雍門子以善鼓琴見孟嘗君先説萬歲之後高臺既已顛曲池又已平墳墓生荆棘牧豎游其上孟嘗君亦

如是乎孟嘗君喟然歎息也師古曰於邑短氣貌今臣心結日久每聞幼眇之聲不知涕泣之横集也師古曰幼音一笑反眇音妙幼眇精微也夫衆呴漂山應劭曰呴吹呴也師古曰漂動也聚蟁成靁朋黨執虎十夫橈椎師古曰橈曲也是以文王拘於羑里孔子阨於陳蔡此乃烝庶之成風增積之生害也師古曰烝庶謂衆人也臣身遠與寡莫爲之先衆口鑠金積毀銷骨叢輕折軸羽翮飛肉師古曰言積載輕物物多至令車軸毀折而鳥之所以能飛翔者以羽翮扇揚之故也紛驚逢羅潛然出涕晉灼曰言皆驚亂遝法罔可爲出涕者也臣聞白日曬光幽隱皆照師古曰曬暴也

舒也明月曜夜蚤蝱宵見師古曰宵亦夜也然雲烝列布杳冥晝昬塵埃抪覆昧不泰山師古曰抪亦布散也抪音鋪何則物有蔽之也今臣雍閼不得聞師古曰雍讀曰壅雍塞也閼猶止也讒言之徒蠡生師古曰蠡生言衆多也道遼路遠曾莫為臣聞臣竊自悲也臣聞社鼷不灌屋鼠不熏師古曰鼷小鼠音奚何則所託者然也臣雖薄也得蒙肺腑位雖卑也得為東藩屬又稱兄師古曰言於戚屬為弟兄今羣臣非有葭莩之親鴻毛之重師古曰葭蘆也莩者其筩中白皮至薄者也葭莩喻薄鴻毛喻輕薄甚也羣居黨議朋友相為使夫宗室

擯卻骨肉冰釋斯伯奇所以流離比干所以横分也詩云我心憂傷惄焉如擣假寐永歎唯憂用老心之憂矣疢如疾首臣之謂也具以吏所侵聞於是上乃厚諸侯之禮省有司所奏諸侯事加親親之恩焉其後史用主父偃謀令諸侯以私恩自裂地分其子弟而漢爲定制封號輒别屬漢郡漢有厚恩而諸侯地稍自分析弱小云

壺關三老上救太子書戾太子傅武帝末衛后寵衰江充用事充與太子有隙會巫蠱事起充因此爲姦遂至太子宮掘蠱得桐木人征和二年七月壬午太子使客爲使者收捕充等斬充遂部賓客爲將率與丞相劉屈氂等戰長安中擾亂言太子反太子兵

敗亡不得上怨甚羣下憂懼不知所出壺關三老茂上書云云

臣聞父者猶天母者猶地子猶萬物也故天平地安陰陽和調物迺茂成父慈母愛室家之中子迺孝順陰陽不和則萬物夭傷父子不和則室家喪亡故父不父則子不子君不君則臣不臣雖有粟吾豈得而食諸昔者虞舜孝之至也而不中於瞽叟孝已被謗伯奇放流骨肉至親父子相疑何者積毀之所生也由是觀之子無不孝而父有不察今皇子為漢適嗣承萬世之業體祖

宗之重親則皇帝之宗子也江充布衣之人閭閻之隷臣耳陛下顯而用之銜至尊之命以迫蹵皇太子造飾姦詐羣邪錯謬是以親戚之路鬲塞而不通太子進則不得上見退則困於亂臣獨寃結而亡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殺充恐懼逋逃子盜父兵以救難自免耳臣竊以為無邪心詩曰營營青蠅止于藩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讒言罔極交亂四國往者江充讒殺趙太子天下莫不聞其罪固宜陛下不省察深過太子發盛怒舉大兵

而求之三公自將智者不敢言辯士不敢說臣竊痛之臣聞子胥盡忠而忘其號比干盡仁而遺其身忠臣竭誠不顧鈇鉞之誅以陳其愚志在匡君安社稷也詩云取彼譖人投畀豺虎唯陛下寬心慰意少察所親毋患太子之非亟罷甲兵無令太子久亡臣不勝惓惓出一旦之命待罪建章闕下書奏天子感悟久之巫蠱事多不信上知太子惶恐無他意而田千秋復訟太子寃上遂擢千秋為丞相而族滅江充家後上憐太子無辜乃作思子宮為歸來望思之臺於湖天下聞而悲之

谷永論梁王淫亂疏 梁王立荒王嘉子也鴻嘉中太傅輔奏立一日至十

一犯法不可誅止荒王女弟園子為立舅任寶妻立與園子姦積數歲永始中相禹奏立對外家怨望有惡言有司案驗因發淫亂事奏立禽獸行請誅太中大夫谷永上疏云云

臣聞禮天子外屏不欲見外也師古曰屏謂當門之牆以屏蔽者也外屏於門外為之是故帝王之意不窺人閨門之私聽聞中冓之言應劭曰中冓材構在堂之中也師古曰冓謂舍之交積材木也應說近之春秋為親者諱詩云戚戚兄弟莫遠具爾師古曰小雅行葦之詩也戚戚內相親也爾近也言王之族親情無疏遠皆昵近也今梁王年少頗有狂病始以惡言按驗既亡

事實而發閨門之私非本章所指王辭又不服猥强劾力傅致難明之事師古曰傅讀曰附獨以偏辭成皋斷獄亡益於治道汙蠛宗室孟康曰蠛音漫師古曰蠛音秣謂塗染也以内亂之惡披布宣揚於天下非所以為公族隱諱增朝廷之榮華昭聖德之風化臣愚以為王少而父同産長年齒不倫梁國之富足以厚聘美女招致妖麗父同産亦有恥辱之心案事者迺驗問惡言師古曰本所問者怨望朝廷之言耳何故猥自發舒師古曰猥曲也以三者揆之殆非人情疑有所迫切過誤失

言文吏躡尋不得轉移萌牙之時加恩勿治上也如淳曰覆蓋之則計之上既已案驗舉憲宜及王辭不服詔廷尉選上德通理之吏更審考清問著不然之效定失誤之法師古曰著明也而反命於下吏師古曰使者還反以清白之狀付有司也以廣公族附疏之德為宗室刷汙亂之恥師古曰刷謂拭刷除之也甚得治親之誼天子由是寢而不治後建平中立復殺人天子遣廷尉賞大鴻臚由持節訊立惶恐免冠對曰立少失父母孤弱處深宮中獨與宦者婢妾居漸漬小國之俗加以質性下愚有不可移之姿往者傅相亦不純以仁誼輔翼立大臣皆尚苛刻刺求微密讒臣在其間左右弄口積使上下不和更相眄伺宮殿之衆

毛䞿過失亡不㬥陳當伏重誅以視海內云云按此雖立自解之辭然漢家疏忌宗室之意大槩可見蓋因七國之難例疑同姓自景武迄于哀平未之有改其視管蔡旣誅而棠棣之詩惻然嗟憫情意逾厚方大封同姓以衛王室者異矣是以有周卒賴宗彊之助而漢枝葉翦落無以制內重之患豈非來世之法戒哉谷永之言可謂知大體矣

○以上論宗室

文章正宗卷八